

詩語背後

# 遙想北京春雪

◆木木

今年深圳的春天，天氣很是異常。春節期間陰雨綿綿，整個正月裏，氣溫雖有些起伏，但整體偏低。人們把多年壓箱底的棉衣和羽絨服翻了出來，夜間被子太薄，不少家庭買了電烤爐升溫。直到二月二龍抬頭，氣溫陡然上升，一夜入夏。可沒過兩天，又是一場倒春寒。此時，北京友人傳來圖片，春雨瀟瀟，瑞雪飄飄……

北京的春雪，只能遙想了，多少有些悵然若失。不過得此閒情，遙想北國雪影，實在也是一種機緣。因為深圳這座以速度著稱的城市按下了暫停鍵：居家避疫。

2022年3月13日，深圳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從3月14日凌晨開始，一周之內，全市公交、地鐵停運，機關事業單位居家辦公，非城市保障性企業停止運營，社區小區、產業園區、城中村實行封閉式管理，禁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動和活動。

據說，深圳地鐵自開通以來，這是第一次停止運營。公交地鐵同時停運，更是絕無僅有。一條突如其來的防疫通告，讓城市生活瞬間停擺。兩年前新冠病毒首次襲擊時，也曾實行過社區封閉式管理，停止一切聚集性活動。但當時恰逢春節前後，深圳作為移民城市，人口數量大大減少，人員流動有限。如今的深圳，春節返深大軍基本回歸，人口數量再創新高，城市運行戛然而止，多少人猝不及防。

深圳遭遇這波疫情，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有關，兩地必不可少的人員和貨物交流，成為疫情傳播的高風險渠道。進入疫情高峰期的香港，每天數萬個確診病例，彷彿達摩克列斯之劍高懸，讓深圳成為內地防疫難度最大的城市。

大疫當前，深圳人果然展現出這座以「拚命」著稱的城市的特質。通告發布當晚，有人去商場搶菜囤糧，更多的人則去辦公室搬電腦拷資料，或者提著行李去單位住。真是短期保肚子，長期保飯碗，什麼也擋不住深圳人上班的步伐。「上班帶行李，下班帶電腦」，成為打工人的最強自嘲。這裏有業務不能停下的公司員工，也有抗疫一線的基層公務員。

與此同時，全市的物資保障和疫情防控措施迅速到位。搶菜的人第二天早上就發現超市攤

檔的貨架上又堆滿了新鮮蔬菜，各街區社區網絡化打造了步行15分鐘的核酸檢測圈。公務員就地轉為社區志願者，企業員工安心居家辦公。對兩千多萬人口進行三輪核酸檢測，每日近千萬根棉籤，生生地把一座城市「清零」。市民無怨無悔排隊核酸，盡可能接種疫苗，保持穩定寬容心態，傳遞著城市的善意……

抗疫戰短兵相接，凸顯了強大的基層治理能力，深圳抗疫模式或許可以概括為：在龐大財力支持下，數字化宏觀施策，網絡化基層治理，全社會共同努力，以快刀斬亂麻的果決，畢其功於一役的氣魄，在最短時間實現「動態清零」，不給病毒留下蔓延的空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管理配套，市民配合，快遞配送，中樞強勁，末梢給力，兩千萬人的大都市，瞬間演變成一個經過脈暢的超級有機體。

要知道，面對傳播力變異性超強的新型病毒，哪座城市都沒有完美的防疫政策，也不會有一步到位的完美執行。防疫抗疫，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我們可以吐槽和擔憂，但更需要包容和配合，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的城市。

窗外，空蕩蕩的大街不忍卒睹，隱隱透出一種凜然的美。我隨意刷著網絡上的疫情信息，遙想北京春雪，片片雪花無意，絲絲雨線有情，心下安好。

連日高溫迎夏至 北風驟起送春歸  
絲絲玉線翩翩舞 片片銀花款款飛  
或綠或紅茶一盞 宜濃宜淡酒三杯  
居家避疫當然苦 但得心安不喜悲

從2020年春節疫情全面爆發，迄今已兩年有餘。其間，我結束了16年駐港歲月，也結束了33年北京人身份，來深圳開啟新的人生。這段日子，大國博弈，世界變局，意識形態衝突，戰爭和準戰爭此伏彼起。這些重大變故，因超級疫情的介入而愈發波瀾雲湧。在疫情大背景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步步驚心，喜怒哀樂，異乎尋常。短短兩年多時間，歷經「一國」與「兩制」，中央與地方，北上南下，彷彿一生縮影。所經所歷，樁樁事件，原本沒有疫情也會發生，但疫情成為背景，平添許多變數。個中感悟，發人深省。



◆遙想北京春雪，濕潤而安寧。作者供圖

想當年，1月爆發疫情，滿以為2月就會好了。過了2月，又以為3月會好。然後，一直就是然後了，這已經是疫情中的第三個月，我們還在嚴防死守。記得當初不少人天真地認為，只要堅持一下，在家裏待著哪兒都別去，一兩個月就把病毒耗死了；後來又相信，疫苗接種率超過70%，就可以建立起防疫屏障，實現群體免疫；再後來是迷信特效藥，說解藥一出來，要不了多久一定消滅病毒……

現在，疫苗接種率在我國已接近90%，各國也相繼推出了不止一款特效藥，疫情依然嚴峻，群體免疫遙遙無期。事實證明，在這場鋪天蓋地而來的疫情面前，人的能力太有限了。無論專家，還是方士，抑或媒體，從政府到民間，沒有一個人能準確預測到疫情會以這樣的方式走到今天。人類征服了野獸，建起了高樓大廈，我們就以為自己是地球的主宰。現在看來，人類不了解不定的東西還有很多。如果這次疫情能讓我們反思自己的渺小，重新認識大自然的多元和複雜，以後多些謙虛和自省，也算沒白辛苦這一回。

世間事，無不暗藏變數，永遠不要對未來的事情太過肯定。凡事多想個「萬一」，終是有好處的。一個人走向成熟，大約就是越來越懂得事情的複雜多變，以一顆赤子之心，包容和體諒身邊的不如意吧。古人說得好，五十知天命，六十知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思前想後，腦海中竟浮現出木心的《傑克遜高地》：

草坪濕透，還在灑  
藍紫鸞尾花一味夢幻  
都相約暗下，暗下  
清晰，和謫，委婉  
不知原諒什麼  
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畢竟，春天還是如期而來了。深圳街頭巷尾的勒杜鵑依舊爛燦著，黃花風鈴木漸漸進入盛花期。沒有什麼能夠阻擋花朵的綻放，花開了，就有希望。

## 字裏行間

◆黃仲鳴

# 蹄風眼中的俠士

1950年代中期，武俠小說大興，梁羽生、金庸崛起，同期各家亦蜂擁而出，擁有讀者不少，如蹄風、百劍堂主、高峰、江一明等，但他們的名聲，俱被金梁壓下去。於今，這些作家還有幾多人記得？著作散佚，亦難以尋獲了。這班作家中，蹄風在我小學時代，已讀過不少他的作品；其中有部《猿女孟麗絲》，尤為印象深刻。其他的多已遺忘了。

蹄風，原名周叔華（1909-1981），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但學非所用，無他，太愛舞文弄墨了。1948年移居香港，在米業商會任職秘書，工作較空閒，於是執筆為文，以蹄風筆名寫武俠小說，以「叔子」寫馬經。這兩個筆名，分屬兩領域，俱為他立下名聲。

蹄風一系列以清宮為題材的武俠小說，當年最為我愛讀。《猿女孟麗絲》講的是孟麗絲與江南八俠甘鳳池等為雍正登位出力不少；孰料雍正竟將孟麗絲迷迭，她竟成了雍正皇妃；這段孽緣，真的令人唏噓。蹄風的作品在上世紀六

十年代初，很多已拍成電影，《猿女孟麗絲》被改拍成國語電影，由林黛主演，可惜沒有看過。

他的小說，葉洪生批他：「缺乏新文學技巧，從頭至尾都以舊式說書人的口吻『說書』……未能獲得較高評價。」這說法確是。所以他從未列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健將。但作品仍然「可讀」，尤其是講俠客在國家民族危難之秋，以武奮起，挽國祚之衰落。

日前翻閱舊報，在1959年10月5日《新報》的創刊上，看到他的「武道隨筆」專欄，題目是〈以義報德〉，大談武道精神。他說：「不論古今，能夠稱為俠士的，並不懂得武功就算。俠士的本質，除了有『勇』之外，兼要有仗義的行為，單有『勇』而沒『義』，斷不能稱為俠士。」他的武俠小說，很多已遺忘了，未知他的「俠士」有否遵循這原則。他由古的孟子、司馬遷說到蘇東坡，再說到今：

「……今日，江湖上仍然流行着講義氣，不過有分別的就是真義氣還是假義氣。凡是施恩不望報，受恩切勿忘，能做到這兩點，已是近乎俠士這類的了。」是乎？這看似「簡單」了。

不過，他認為，「單是一個勇字已是不容易做到，何況是江湖上要講的『勇氣』。」此語確是。「真義氣」的人，確是很少。武俠小說有義氣的俠士，確多；但相信多是紙上俠士而已。

蹄風這欄目有趣，在當年芸芸報刊的專欄中很少見。寫武俠小說的人來談「武道」，自然有賣點。

蹄風武俠小說未為評論者垂青，除了文字欠精純，結構欠嚴謹外，故事精彩亦稍欠。其實，他將武俠元素放置歷史時空中，構思一個世界出來，比諸梁羽生、金庸，亦不遑多讓；尤其是由猿猴養大的孟麗絲，竟然成為皇妃，這更顯大膽的「幻想」。而小說中的俠義，尚盼存有蹄風作品較全的研究者，應好好地深入探索。



◆蹄風作品中，這是武俠歷史幻想小說。作者供圖

##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 道別「獨臂刀王」王羽：呢個世界有話有咗邊個唔得；唔好睇得自己咁重要



2022年4月5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靡一時，人稱「獨臂刀王」的武俠巨星王羽與世長辭，享年80歲。他的「威水史」其實也是香港電影史上一段輝煌歷史，當中其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帶出了值得人們討論的一個命題：

呢個世界有話有咗邊個唔得

1967年，邵氏電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由張徹執導、王羽擔當主角的武俠電影《獨臂刀》；當年在港台、東南亞相當轟動，除創下了129萬的本土票房成績外，更掀起了新派武俠浪潮，王羽遂成為紅極一時的武俠片明星。1969年，張徹挾《獨臂刀》的餘威推出《獨臂刀王》，也取得了139萬的票房佳績，奠定了王羽、張徹這個黃金組合的武俠片地位。

當年的邵氏資源雄厚，擁有最好的導演，最佳的編劇、優秀的音樂創作，加上有自己的影城和一個完善的港台、東南亞的發行網，遂流傳「點石成金」的講法——點着誰當主角誰就紅。沒錯，所選主角本身當然是可造之材，如非悉心栽培以及提供機會，亦難以冒出來，遑論鶴立雞群；所以行內人普遍認為：

邵氏沒有你不可栽培其他人才  
你沒有邵氏你沒那麼風光  
應是這樣，邵氏在與演員訂定合約條件時都會比較嚴苛；基本上不存在日後通行流行的「分紅制」。在未紅時，演員當然什麼條件都甘願接受，但紅了之後就滿不是味兒了。如公司真的很看重你，給你的條件可能會寬裕一點。

王羽在力爭下終於取得了一般演員沒能得到的「導演權」。1970年上映的《龍虎門》就是由王羽自編、自導、自演的民初拳擊片，但是

仍滿足不了心高氣傲的他。這部電影的票房收入達150多萬，比起由張徹執導的兩部《獨臂刀》影片的票房還要高，頓時給已萌生去意多時的他打下了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鄒文懷不愧是鄒文懷，組新公司的資金雖然不多，但勝在充分理解市場運作。他拿着王羽這名他打下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鄒文懷不愧是鄒文懷，組新公司的資金雖然不多，但勝在充分理解市場運作。他拿着王羽這名他打下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鄒文懷不愧是鄒文懷，組新公司的資金雖然不多，但勝在充分理解市場運作。他拿着王羽這名他打下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鄒文懷不愧是鄒文懷，組新公司的資金雖然不多，但勝在充分理解市場運作。他拿着王羽這名他打下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鄒文懷不愧是鄒文懷，組新公司的資金雖然不多，但勝在充分理解市場運作。他拿着王羽這名他打下一口強心針。適值邵逸夫多年來最得力的助手鄒文懷因合作條件談不攏而另起爐灶——成立「嘉禾電影公司」，間接鼓勵了王羽離巢加盟的念頭。

## 浮城誌

故鄉的四月，春天的氣息席捲大地，滿眼望去盡是新綠。四月的春天，已不像初春那樣欲語還休，一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樣子。若想尋覓它的蹤跡，你需要細細地體會，慢慢地尋找，才能從那些剛剛開始鬆軟的土地上，星星點點的新綠裏，甚至是那些剛剛膨脹的花苞裏，感受到些許尚不太真切的春意。

告別了昨日的乍暖還寒，柔和的風舞動着春的艷麗，輕靈而飄逸，勃勃的生機在天地間躍動。清晨的細雨剛過，清新的空氣中混着淡淡清香，河道兩側的柳樹如煙似霧，日漸葳蕤。不遠處的桃花開得熱烈，如一幅艷麗的織錦，蜂舞蝶繞，好不熱鬧。田間的麥苗長勢正旺，放眼望去，匯成了一片綠的海洋，狹長的葉子青翠欲滴，瑩亮的露珠順着葉子的脈絡輕盈滾落，洶氣地抱上了路

## 來鴻

任何一個孩子，從呱呱墜地，到牙牙學語；從蹣跚學步，到跌倒爬起，母親不知抱過多少回。可是，當孩子長大成人後，或很少抱過母親，或不曾抱過母親。可嘆的我，一生只「抱」過媽一回。如今，每每想起這件事，心中便悔恨交加、愧意綿綿……

母親的生命，是在與苦難打交道、同疾病作鬥爭中度過的。母親，是在一個貧困農家長大的，原本身強體健、眉清目秀。20歲那年，禍不單行——先是因復發性頭痛，導致右眼失明；繼而左下肢被蚊蠅叮咬後感染引起潰瘍。因為缺醫少藥，未能及時治療，最終成了「老爛腳」。從此，病痛不時折磨着她，青少年時代，不止一次聽到母親的哀求：「把這條該死的腿截掉……」即便這樣，母親就像村頭那棵根深葉茂的大榕樹，櫛風沐雨，蔭及子孫；擁抱生活，笑對人生。不單和父親一道，千辛萬苦把我們五個兄妹拉扯成人，而且自己也在人間度過了88個春秋。

俗話說，手心手背都是肉。母親對待兒女，大手一視同仁。而她對我，卻特別關愛，為我的付出更多一些，抱我的次數也要多些。

母親就像村頭那棵根深葉茂的大榕樹，櫛風沐雨，蔭及子孫；擁抱生活，笑對人生。不單和父親一道，千辛萬苦把我們五個兄妹拉扯成人，而且自己也在人間度過了88個春秋。

# 好想再抱媽一回

◆張桂輝

是母親獨自抱着我，步行3華里，前往鎮上衛生院看醫生。因為發病頻繁，往返次數多了，不單左鄰右舍，就連沿途人家，也知道老張家裏，有個多病的兒子。每當遇到有人半是關心、半是嘲笑時，無怨無悔的母親，常用一句「多病的孩子，長大了不會傻」，來回答對方、寬慰自己。這些，都是祖母生前告訴我的。

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母親溫暖的擁抱，就沒我的存在，更別說其他了。而我，卻從不曾抱過母親。

老家有句民諺，叫做「歪樹不倒」。母親，就如同這樣的「歪樹」，雖是疾病纏身，生命卻很頑強。無奈，有生必有死。2010年4月3日，母親這棵飽受磨難、久經摧殘的「歪樹」悄然「倒下」了。三天後，清明節這天上午，我們懷着萬分悲痛的心情，護送母親遺體去縣郊外殯儀館火化。我是長子，返程途中行車一個多小時，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我，一路小心翼翼地將母親的骨灰盒置於腿上，抱在懷中，生怕把母親震痛了一般。當汽車來到公墓山下時，要步行上山，大弟怕我體力不支，想從我手中接過母親的骨灰盒，我一口拒絕了，心也沉沉，腿也沉沉，須臾不停、穩穩當當將母親的骨灰盒抱到公墓第七排安葬……

那一片新生的葉子，彷彿都飽含着一汪碧綠，鮮亮，潤澤。

一場綿綿的春雨，更是拂去了沾染在綠葉上的塵埃，讓每一片綠都更顯水潤。勁風過處，隨風翻捲，如綠波蕩漾的大海，波瀾壯闊。太陽出來了，暖暖的。路邊的花池裏，點點的金光在綠葉間跳躍，碧綠中嵌着一排排花樹。晚開的，含苞待放，細細的枝條上，一粒粒的骨朵兒正在悄悄地綻開；開得正盛的，色艷香濃，爭奇鬥豔；開得早的，花稀葉長，紅綠相間，偶有幾片隨風落下，樹下已鋪着零零散散的花瓣……

最美人間四月天，其實，最美的春天，當是在人的心裏。採擷一顆春的種子，虔誠地種下，真誠地呵護，不論四季風霜雪雨如何變幻，你的心中永遠都會有一片明艷動人的四月天。

道，普天之下，任何一個母親，都不會在意為兒女吃了多少苦頭，付出多少心血，更不會統計抱過孩子多少回、累計多少小時。

我現在後悔，在長達幾十年的歲月裏，除了母親五十六歲那年，「提幹」不久的我，把母親接到部隊，在廬山腳下、薄陽城頭，幾次用自行車推着她，前往解放軍第171醫院診治之外，再沒有為她出過力、流過汗。自從參軍入伍後，我就像一艘啟航的小船，雖然多次回過「港灣」，可是，客觀上，身為「公家人」，每次都來去匆匆。主觀上，總以為有弟妹妹照顧，我只要按時給母親一些生活費，就心安理得，問心無愧了。即便是在母親臥床不起的日子裏，回家探望的密度雖有所增加，但大多只是坐在母親的床沿，或聽她講述往事，或為她削一個水果、倒一杯開水，從來不曾想過擁着她，或者抱着她，到戶外去曬曬太陽、看看風景；哪怕只是呼吸幾口新鮮空氣。唯一的一次，就是抱着她的骨灰盒。

母親離我們而去12年了。有時凝視着母親的遺像，老人家依舊那樣慈祥、幸福地微笑着，心裏便會油然而升起一股愧疚感、負罪感：我這個當兒子的，虧欠母親的，實在太多了。現在，真想還給母親一點愛，很想再抱媽一回，哪怕是短短的幾分鐘，甚或短暫的幾秒鐘。可惜，已經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了！